

绿皮火车

◎羌人六

家门口

我浑身湿透，仿佛刚刚有了生命的泥娃，肋骨像鹰爪一样紧绷，身上带着有些滑腻的惶恐和鱼腥味道。鱼塘里黑色的泥浆弄脏了我的衣服，藏在衣服里的身体仍然惊魂未定，恐惧和失落使我瑟瑟发抖。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门口，母亲的脸比夜晚更黑，她将我挡在屋外，不让我回家，她的声音大得让房子颤抖：“滚出去。”

母亲愤怒地看着我。那张因为贫穷而扭曲的脸，挂在家门口，令我不寒而栗。

我能去哪里呢？

放学后，我和另一个伙伴到镇上的鱼塘摸鱼。鱼塘里的水就快干了。看见那些鱼比看见班上最漂亮的姑娘还要激动的伙伴跟我分享了这个消息。于是，我们准备大干一场。

我们在路上捡了好几个塑料袋，放在书包里。秋风瑟瑟，田野荒芜，小镇弥漫着一股衰败、荒凉而破旧的气息，换上秋装的群山宁静得像是书本里的那些传说。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故意大声吵架，甚至用肢体冲突来遮掩我们的别有用心。

我的梳子说：不偷不知道，你们过于高估自己。

我们的确高估了自己。通往鱼塘的路上，遇见的成年人仿佛都成了随时可能逮捕我们的警察，就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相信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双火眼金睛正在监视我们。如同那个成语形容的一样：草木皆兵。我们心惊胆战地接近鱼塘，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处女接近着她的爱人。足有两三亩地大的鱼塘犹如一个巨大的旋涡，神秘地躺在幽暗的天空下面。我和伙伴毫不犹豫地跳进它的眼眶，靠近鱼塘中心的水潭。此前，我们不知道鱼塘的主人是谁，但在看到鱼的那一刻，我们开始相信这些鱼的主人就是我们。

飞快地将书包扔在一边，我们在水潭里疯狂地捞鱼。鱼真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的塑料袋完全不够用。我们本该心满意足，我们本该见好就收，但是我们深陷于此，为了捉更多的鱼，我们甚至恨不得把这些活蹦乱跳的鱼装进书包里，又怕它们弄脏了书本。天色越来越暗，秋风越发凛冽，我们祈求时间慢一点走、天慢一点黑，因为还有很多鱼在水潭里等待我们。我们是它们的主人。

“该走了，鱼够多了。”于是，我和我的伙伴说。

“再捉两条。”我回答他。

“我们回去吧，被发现就麻烦了。”我跟我的伙伴说。

“不忙，再捉一条。”我的伙伴如醉如痴地在水潭里捞着。看到他浑身的黑泥浆，我就知道自己未必好得到哪儿去。但我相信，把这么多鱼拿回去母亲是不会骂我的，她只会骂那些捡了钱还要物归原主的笨蛋。我已经不是那样的笨蛋了，也许。我累得嗓子都哑了，偷鱼行动还在继续。巨大的收获使我们心花怒放。如果有一个大背篓，我们会不会把整个鱼塘背回家呢？说不定。

我的梳子说：贪得无厌。

很快，麻烦来了，我们听见

有人在远处吆喝。于是，我们的梦终于醒了，正在远处吆喝的人才是鱼塘的主人。我们立马反应过来，背着书包，提着口袋里的鱼准备撒腿狂奔。但意外出现了，浑身的泥浆、笨重的鱼，我们根本跑不动。鱼塘的主人就要抓住我们了，他势如破竹，跑得比风还快。我们只好扔掉多余的鱼。就在快要爬上鱼塘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坏了，装鱼的塑料袋破了，鱼儿掉了一地，满地地活蹦乱跳，像我们的恐惧。

“快跑！”

我们放弃了将鱼带走的欲望，我们精疲力竭，只想尽快逃出鱼塘主人的追捕。

“狗崽子！”

鱼塘主人就在我们身后，我听见他气喘吁吁，我没有回头，我害怕看见那张愤怒的脸，也害怕他看见我无比惊惧的脸。伙伴已经兔子一样跳出鱼塘，我也跟着青蛙一样跳出鱼塘。鱼塘外是一片空荡荡的原野，原野上一切缥缈的时间尽收眼底，我和伙伴无处可逃了。

危急关头，我们急中生智，躲进了离鱼塘很近的那堆玉米秆里。鱼塘主人固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抓住我们，可这毕竟已是最安全的地方。鱼塘主人跟着跳上鱼塘，我和伙伴透过玉米秆看见他在东张西望，他是一个老人，累得够呛。我们跑到哪里去呢？我们就在那堆玉米秆里。但是他没有过来，而是重新回了鱼塘。他没有斩草除根，没来抓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空手而归。

于是，我的梳子说：这个傍晚，一个老人的善良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一切都结束了，我和伙伴没有说道别的话，我们各自心重重地回家去了。

家门口，母亲不许我进屋。

房檐上的蛛网被秋风戳破了，一只蜘蛛落在地上，我用脚踩在它的小命上，当我挪开脚的时候，看见一小块湿地，很快干了。没有痕迹。

我冷得浑身发抖，牙齿在口里吵架，嘴唇乌青。我羞于向母亲说我干什么去了。我在记忆里咀嚼着盛夏的酷热和汗流浹背。

“去河里收拾干净了再回来。”

母亲终于发话。她或许已经忘掉时间了，或许是故意的，她让我到秋天的河水中洗净自己身上的泥浆，洗净我在这个下午的所作所为。

我把这当作是我唯一的退路。放下书包，走到河边上，冰凉的水很快钻进我的小腿，我脱掉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蹲在河里洗着被泥浆弄得脏兮兮的身体。

夏天一走，河水就寂寞地伸出许多幽绿的水苔，长长的，我想起水鬼的头发。一群乌鸦从头顶飞过，它们的叫声令我感到愉悦。一只水鸟立在河边的石头上，它很美，我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它就骂骂咧咧地飞到夜空中去了。

我擦干身体，身上迅速起了鸡皮疙瘩。我发誓再也不偷别人的鱼，不到河里洗澡。

凝视着慢慢黑下来的河流，我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亦会成为

她的一部分。

天彻底地黑了。

河风击在脸上，有些痛。我希望尘世所有的痛都跟着它流走，流向远方。我的梳子伏在水中酣睡，它的下巴被河流里的寂静磨圆。模糊的月牙儿在山中浮现。让我无处可藏的孤独，是我的影子，如影随形。

五

我的梳子说：时间蹦蹦跳跳地走远了，没有走远的，是记忆，是尘世里的喧嚣和孤独。

二〇一三年春节，家门口，家里的狗围着我上蹿下跳，喜出望外。父亲在世的时候，这只狗就是家里的一员，它认人。

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刚刚修好，他没来得及和母亲一起享受，就走了。家门口不再是原来的家门口。原来的家门口对着奔流不息的平通河，现在的家门口搬到屋后，对着车辆来往如梭的九环线。我很少梦见父亲，梦中偶尔的相遇也没有谈话。母亲说她总是梦见父亲，但他从来都无话可说。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了。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我们的庄稼地里，母亲在他坟前栽了三棵柏树，她说一棵是我，一棵是弟弟，另外一棵是谁呢？她没说。

对于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再多的怀念亦无济于事。这让我感到悲伤。去世前的父亲已经有很多年不沉迷赌博了，为了我和弟弟，他整天都在外面忙碌，忙着挣钱，忙着为过好日子而努力。

事实上，我很少跟父亲谈及我的写作，他的漠然却成就了我，至少，我没有让自己失望。父亲深知我心浮气躁的性格，他很少表扬我。二〇〇七年，我的诗歌作品挣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父亲带着那台笔记本电脑走遍了村子里的家家户户。印象中，这是父亲对我的唯一一次表扬。

父亲喜欢喝酒，没有跟父亲痛痛快快畅饮过一回，成了我永久的遗憾。或许，我永远不能将这种遗憾从身体里抠出来了吧！我时常在想：如若父亲还在，现在的日子会是怎样呢？而今，我只有在坟前对他说：“你么娃去苏丹维和为国争光添彩了，大娃现在谈了女友，过年前买了辆车，明年准备结婚、在绵阳买房……”然后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勤劳、善良的父亲。

清晨，望着漫山遍野的梅花，望着家门口春芽树上那个摇摇欲坠的喜鹊窝，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少这样坐在门口享受这种难得的时光了。和父亲一样的忙碌、操劳，似乎是命中注定。

“怎么不带上我呢？”

家门口，母亲的话在耳畔燃烧。这个春节，我、女友还有她的家人去九皇山旅游。情何以堪？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之前已经问过的问题，母亲却回过头来问我。

“树必须砍了，否则会打坏邻居家的房子。”

母亲说。她指指家门口光秃秃的春芽树。春芽树已经死了，像时光遥远而清晰的哽咽，喜鹊窝蹲在它的死亡上面。

写给妈妈

◎禾里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是一块无法说话的灵体，看着做产检的妈妈，然后钻进她的肚子里。

我想，一定是自己选择了妈妈，选择在她的爱里出生、长大。

妈妈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妈妈——实际上，她是第一次做母亲，教育孩子的方式青涩又有些暴躁。小学一年级时，我这个“神童”学了一周拼音，写出来的仍是一团鬼画符。妈妈抱着满手墨渍的我哭嚎，问自己怎么会生出这么愚笨的孩子，连一旁安静舔毛的小猫都被吓得跳起来。妈妈其实很聪明，她自称学习从来不会像我这么费劲。她的房间里有一柜子书，看着就让我头疼。那时的我既仰慕妈妈，又害怕她：仰慕她的学问，又害怕她的责骂。

我们搬离老家的那段时间，妈妈一点都不开心。那时的我在学校几乎摆烂，学习没给我什么压力，于是开始更用心地观察世界。我发现妈妈在搬家宴上兴致怏怏，对杨木匠打造的新家具更是百般不满。每周一次回到老房子时，她却非常开心。她呼唤那条老白狗的名字：“阿斯玛，阿斯玛——”实际上，阿斯玛是一条很丑的狗，对我还很凶。这个时期的阿斯玛得了腹水，拖着鼓胀的肚子，却很开心地来蹭妈妈的手。它就这样蹭着妈妈的手，往生极乐了。妈妈说，这是她和爸爸从炉霍带来的狗。她讲起阿斯玛第一次坐汽车，晕车到口吐白沫，语气很轻松，眼睛里却满是哀伤。妈妈真是一个感性的妈妈。

我对老房子和阿斯玛都没什么特别的感情。一来那时我还太小，二来我从小羡慕县城中心的高房子——配着落地窗，出门就是高级文具店，不用再再去地摊买劣质文具。我很开心地搬进新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同学经常在课堂上传阅恐怖杂志，《猛鬼故事》里惊悚的配图和血淋淋的大字，足以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吓得半死。白天还好，可一到夜里，我房间里堆着的枕头和飘忽的窗帘，全都变成一条条生猛的鬼怪，哇哇叫着朝我扑来。妈妈换了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我就哆哆嗦嗦数着自己的心跳，等待她来解救我。奇怪的是，一旦睡在妈妈的臂弯里，这些猛鬼就会烟消云散。

后来我踏上了漫漫求学

路，告别故乡来到大城市。我记得自己是从一辆大货车上“偷渡”到成都的。路况不好，足足在车里颠了一整天。那个冬天，妈妈带我看了电影，还吃了牛排。第一次吃牛排，我被铁盘子狠狠咬了一口下巴，疼得龇牙咧嘴。

那段时间，父母的关系不太好。在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选择做妈妈的“特务”，把爸爸和外婆说她的坏话全都报告给她。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公平：我成为一个悲惨的学渣，和妈妈的教育关系并不大，别人却把我的失败归罪于她。妈妈和爸爸一样上班，却还要背上教孩子的锅。她那时买了一件皮衣，很开心地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的眼睛里却满是落疼。妈妈也是会伤心的妈妈。哪怕在我看来，她已经很自由自在，也依然在被“母职”惩罚。她要去仁寿看牙，也只有我陪她去。客车上放着电影和综艺，破败的车站里有个提着金鱼的年轻女人。我和妈妈多像这个巨大鱼缸里的两条金鱼——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开妈妈呀。我对自己说。

可喜的是，后来她和爸爸和好。我这个学渣也迎来了春天。新学校的老师温柔而善良，没有因为我的基础奇差而嫌弃我，而是耐心指导我学习和写作。我居然慢慢爬呀爬，变成了一个成绩不错的孩子。其实那时，我对老师要求每天写一篇作文深恶痛绝——什么奇形怪状的文章都写过，包括但不限于《我家缺点素质》《编造的华山行》。这些文章都被打了低分。我对妈妈哭诉，妈妈说：“你该写点真诚的东西。”

妈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妈妈。我看过她写的东西，极具灵气而精妙。但妈妈成为妈妈后，就很少写作了。她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我身上，于是她把期望寄托给我：“真诚地去写作吧。”妈妈的大书柜里的书，我都翻阅过；她也给我买了很多很多书。我还是乡下小学生时，配图和血淋淋的大字，足以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吓得半死。白天还好，可一到夜里，我房间里堆着的枕头和飘忽的窗帘，全都变成一条条生猛的鬼怪，哇哇叫着朝我扑来。妈妈换了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我就哆哆嗦嗦数着自己的心跳，等待她来解救我。奇怪的是，一旦睡在妈妈的臂弯里，这些猛鬼就会烟消云散。

后来我踏上了漫漫求学路，告别故乡来到大城市。我记得自己是从一辆大货车上“偷渡”到成都的。路况不好，足足在车里颠了一整天。那个冬天，妈妈带我看了电影，还吃了牛排。第一次吃牛排，我被铁盘子狠狠咬了一口下巴，疼得龇牙咧嘴。

常辛苦地在周末来看我，请我吃一顿美食，陪我逛逛街，然后又是匆匆分离。我们相伴的时光看似增多，实际上也没有。我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阴云密布，连周末都充满不安和彷徨。高考前，妈妈几乎每天都来给我送饭——她是请假来陪我的。妈妈其实厨艺不精，但那段时间，她为了我学做的菜都很好吃。她把我养成一个大馋丫头的同时，也让我更有能力应对高考。

高考后，来不及开心，我就去医院复查顽疾——甲状腺结节。一查才发现大事不妙。站在省医院的穿刺预约窗口前，想着“穿刺”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很严重的疾病里，我忍不住悲从中来，当场泪流满面。后来确诊为甲癌。做手术的那几天，一直是妈妈陪在我身边。肿瘤医院的夜晚，风里总带着无奈的叹息。妈妈很少睡安稳觉。我既愧疚，又难过——妈妈多么爱我。在生死无常里，只有妈妈会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她一直都在。

相比之下，我真的不能算一个好女儿。去年暑假，妈妈好不容易休假，带我去青海。她一直向往茶卡盐湖，为此报了一个“极限特种兵”一日游团。本来导游就严格限制游玩时间，我还对这次旅行不满，不给妈妈好脸色。现在想来，我真的很自私——这是妈妈期待已久的旅行，她生命里太多的岁月都因为我而被蹉跎。她为了旅行买了漂亮的裙子，我却没有给她拍出好看的照片。

其实仔细算来，我和妈妈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小时候就出外求学，算下来已有十年。小学时，外婆给我买了一个紫色翻盖老年机，我就在老年机上每天和妈妈打电话聊到深夜；高中不敢打电话，就发信息。我和妈妈依靠网线和信号交流。我错过在她怀里撒娇的年龄，就已经长成大人；妈妈也已经匆匆忙忙老去。这中间，写满了遗憾。我想，以后我要多陪伴妈妈一些，再多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一些，再更爱她一些。

我想，其实我一生都会是一个坐在檐下等妈妈下班的小孩。心里念着小县城里的炸鸡腿——金黄酥脆，外焦里嫩。妈妈下班回来时一定要给我带一只鸡腿回来啊。这样想着，看着太阳慢慢落山。妈妈推开院子门，果然买了我想吃的鸡腿。我想妈妈了。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张磊